

陳日君主教首次記者招待會全文

香港教區視聽中心

（編者按：陳日君主教在二零零二年九月接任香港教區主教之後，於九月三十日舉行首次的記者招待會回答新聞界的詢問。以下的對談內容由香港教區視聽中心按現場記錄整理，特此致謝。由於篇幅所限，略作刪節。）

陳主教：首先，我要多謝各傳媒。在胡樞機離逝前，他是較低調的，都不想多談他的疾病。你們那時很忍耐，因為我們不大方便談什麼。不過你們都十分了解。在他身故之後，各位朋友對他都表

示尊敬，對他的關懷，我們都存在感激。另外，我亦誠心多謝政府、董特首對胡樞機表示尊重，對我們的關懷，要警務處為我們作出妥善的安排。他也特別抽時間會見教宗委派的代表。

第二個問題，你們會問陳主教上任後會否與過往一樣呢？可以說，我不會與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以前所作的，都不是自作主張，而是教會有一套十分清楚的指示，稱為「社會訓導」。

在每一次有事件發生之前，我都曾與胡樞機、湯主教有默契的。所以對教會基本的立場，根本不

會有改變。我們教會除了不斷傳福音、處理牧民工作之外，還會不斷地關心社會，特別會關心弱勢社群。全世界每個教區都是這樣做。風格方面，由於是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所以必有一點調整。

雖然說『七十歲的老人家，他會否有一點改變呢？』其實我在八九至九六年間，來往國內教書，出出入入是沒有問題的。就好像一個年輕人，在未置家之前，一定是自由一點；成家之後，有了兒女便會謹慎一點，希望這不會令到新聞界的朋友失望。

香港電台：陳主教，最近傳媒廣泛報導你批評香港特區政府欠缺方向感的政治文化。請問董建華先生在出席胡振中樞機的追思禮及接待塞佩樞機主教等事情上，有否改善了政府與香港教區之間的關係？

陳主教：董先生的行動無疑是很令人鼓舞的。大家時常看到我們對不同的事件作出抗爭。有時我們覺得失望，那是因為我們的聲音未得到聆聽。我們樂意進行對話。要解決不同意見的問題，對話比

抗爭要好得多。我們鼓勵大家作出更好的聯絡。

有線電視：你較早前提到胡樞機是較低調，其實外間有人覺得陳主教是較為敢言一點，日後若與政府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會否仍像以前一樣，像反對派？會否繼續說自己的意見，還是做了主教之後，發言會謹慎一點？

陳主教：我先前已經說過，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被動的。我們看到一點事實，會表示意見，然而好像沒有人聆聽，就激動一點。如果我們雙方都能面對面談話，對大家都是一件好事。希望多一點溝通。當然，與胡樞機當時比較，就算是身份不同了；胡樞機都留下了一點遺產給我，就是他的格言『力行仁愛，實踐真理』，這兩句話，說來背後有一個故事，那一句是上句，那一句是下呢？最終都決定了這個次序。可能就是以前喜愛把真理放在首位，現在我會向胡樞機學習，把仁愛放在第一位，因為真理一定是底線，若要達到真理的目標，必要以和平、和氣的方式去交談。

記者：先前你提到隨著身份的不同，你的風格會作出調整。是怎樣的調整呢？是否意味著你的言行舉止會收斂一點？

陳主教：不知道哪份報紙刊登說「理性的激動」，這句說話不是我直接說的，但十分有意義的。其實我們教會的作風，一向是不同的人作不同的事，正如我們教區中的正義和平委員會，希望人們都能認同它是一個委員會，如果他們已經說了，主教亦不需要出聲了。但很可惜，這個委員會被人認為只是一個民間壓力團體，這就很不公道了，因為這是主教任命的委員會。我們教會裏都希望有不同的聲音，我們教區會議亦提醒各位成員，我們都必須共同負上這個責任。當中第八十四條很清楚說明我們教會各階層的人都需要對社會的事關心，並在必要的時候出聲。

明報：你提到先前曾往返國內，想請問，在你正式成爲首牧的時候，會否在任何時間返回國內的教會呢？

陳主教：先前所說不是單單的探訪，而是那段期間我回到國內不同修院教書。教書的意思是指我長期住在那裏，每年都有七個月在那裡教書，與修道院的神父住在一起，上海、西安、武漢、石家莊都去過。訪問都有，只是很多時候都十分匆忙。現在在香港修院教書已經很忙，根本沒有時間到國內教書，不過都希望有機會去探訪。

記者：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錯誤，你提到你以前說話沒有人聆聽，才導致你給人敢言的感覺。是否意味著若然政府願意聆聽你的說話，你會說得較收斂一點呢？會否覺得你現在是公開與政府談條件呢？現你不能回到國內，請問你有否將這個意願向中聯辦反映呢？那邊又有什麼回應呢？謝謝！

陳主教：究竟爲何要說話呢？當然是希望能夠改變一點現況，希望能夠幫助別人，並且達到目的。要達到這個目標有幾方面，如果能直接與主人商談就最好，但有時我們教會的立場都要介紹給別人的，可能都要向大眾說明一點。當然如果與主

事人溝通得好，談話的心情也會截然不同。如果那邊沒有對話的空間，心情當然會激動一點。就算談得通，我們亦需要向大眾說明教會的立場，教會這四十年有很多寶貴的訓導，它們對社會的事很有幫助。要去國內，我們當然希望與中聯辦有好溝通。到現時為止，我們沒有就回國的問題談論過，不過我相信，將來必有談話的機會。

經濟日報：上星期公布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文件，你會否認爲該條例會妨礙了本港結社、集會的自由呢？教區會否藉著這個時間，與政府溝通一下？

陳主教：這幾天很忙，看過報紙，我們都很認同二十三條立法是十分嚴重的事，很令人擔心的一件事。請原諒我没有很認真地去看這文件，始終這是很認真的一件事。現在還不能告訴你，遲一點看過諮詢文件，了解各方的意見之後，希望再能告訴你的看法。

天主教亞洲通訊社：你認爲在中梵關係之中，

香港兩位主教扮演著什麼角色呢？

陳主教：大家都知道胡樞機在八十年代，爲著關心國內教會的事，成立了聖神研究中心。聲音都沙啞了，我讓湯主教答這個問題吧！

湯主教：在中梵關係上，香港教會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很小。但香港教會並不是沒有什麼可作的。從教會的角度來看，八十年代起，我們教會不斷努力推進與國內教會的交流。例如聖神研究中心，在牧民方面提供所需，幫助他們重建修院、聖堂，及使他們對教會新資訊有所了解。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方面，每年都派出很多教師到國內教授神學、哲學，以至神修學。然後還有明愛，也是由八十年代開始，很多支援計劃，例如開井、教授語言，甚至設立語言中心、教學中心、孤兒院等，一直沒有停止過。

但從政治角度來看，香港在中梵關係上只扮演很小的角色。首先，這是中國政府與梵蒂岡方面的交談，這亦涉及台灣其他的問題。我想這較複雜。

港台電視部：主教一直強調會幫助弱勢社群，先前看你在爭取居港權事件，你都是站在較為前線的位置。若然與董先生關係好了，是否意味著你爭取的步伐會慢慢退步呢？

陳主教：我從來沒有給予這班爭取居港權人士假的希望，我們一直都說，就算我們所做的、所說的沒有效用，很多時候都聽他們的，我們十分堅持幫助他們爭取這權利；甚至有人說『主教你這樣做，沒有任何好處甚至有有害處呢！』我說爭取自己的權利是神聖的事，在一個神聖的社會裏面，我們不可以等待一個權利恩賜給自己，而是要自己去爭取。我們與他們的關係，就是支持他們的立場，實際能做到什麼，我們都不能控制了。很可惜地，我們現在幫助不了多少，盡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他們清楚知道，我們什麼能幫到他們，什麼不能，我們更不會製造任何幻想。

朝日新聞：第一個問題是與中國有關。你會如何改善中國與香港教會的關係呢，有什麼政策？

另外，中國有許多天主教徒，現在還沒有信仰自由，為著幫助中國教徒，有什麼辦法解決這問題呢？第三，是有關本港違法居留的問題，作為主教，你還打算作什麼呢？

湯主教：第一條問題已用廣東話談過。在中梵關係上，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很小，因為這牽涉很多方面。

第二，對於中國教徒沒有信仰自由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看，我們希望能把中國教會的真相盡量公諸於世，讓世人知道他們如何受苦、如何作戰。另一方面，我們會向中國政府反映，事實上他們害怕給中國各方宗教更多的自由，實際已經威脅他們的生存，這個想法是不對的！因為宗教能在發展當中，貢獻社會令國家更好。另外，若然一個國家更有宗教自由的話，在國際上的聲名亦大大提高，各國都會對她產生好感，認為這個政府更開明，非常追上時代，這兩方面都是我們的兩個立場。

陳主教：首先，我要補充一下之前的問題。

有人誤以為中國教徒沒有宗教的自由是因為那些是地下教會，但是很可惜地，地上教會的自由也很少，有些地方愈來愈少，我們也跟「中聯辦」反映過，提議國家現在已加入了世貿組織，並且舉辦奧運會，何不讓那些地上的教會更多自由呢？希望年青的領導層能更開放一點，對我們教會根本沒有什麼害怕，我們都是很平安，一批為國家努力、作貢獻的人。在九六年我與湯神父作主教的時候，對這場已經十分清楚了，北京中聯辦都十分了解的，我們在這方面要求他們作出一些進步。

關於香港的，恐怕我要重申，我們幫助的是一班非法居留的人士，這班人的身份在法律面前還未能弄清楚，他們實際是有權利留在香港居住，我們認為政府用了違反法律精神的方法去處理他們的居留權問題，他們本來就有權利，不是非法的。

記者：如果將來政府肯聽你，你就不會那麼激動。但是如果政府仍是不聽，你想你會怎樣做，你首要的工作是什麼？

陳主教：我們不要猜測，樂觀些，希望不會有對立，而是有溝通。有交談是好些。首要工作方面，在教會裏面尤其是現在，教區會議表達得很清楚，胡樞機留給我們很寶貴的一套方向，所以都很容易處理，不用想得太多，已經有現成場的方向，譬如我們會十分強調婚姻家庭的關係，我們會特別關心。關於青年的牧民，對我們的堂區、學校、在職青年，對他們的信仰培育，普遍都講信仰培育，包括教會的訓導，都會解釋給教友知道。有很多很清晰的指示，我們都會團結一齊實行。

記者：近日香港市民都很關心教區同政府的關係，你是否覺得教區越來越牽涉入政治事件中或是面對的越來越政治化，你覺得這個是好的現象還是不好的現象？

陳主教：我們對政治這兩個字比較敏感的，政治好似權力鬥爭，其實本來政治無這個意義，政治只是指有關社會上公共的事，那你生活於社會中，根本不可以脫離政治，是否？因為政治控制你

的生命，尤其是一個讀過書的人，根本不可以置身事外，不過我們不想用政治這兩個字，我們所關心的是倫理道德和人權，這個人權是天主賦予我們，是與生俱來的權利。所以我們講論人的尊嚴和平等。在平等之中，尤其是那些弱勢的人，我們更加關心，所以這些不可以當是政治。但叫做政治都無所謂，都是屬於我們要做的事。

記者：教區過度的工作，是否會全數接納教區會議的成果，副主教方面，以往教區有三位副主教，會否再任命一位？或者會否向教宗申請多一位助理主教？

陳主教：這些問題完全未想過，或者遲些我們教區內部會商議，然後落實一些措施。現在我們暫時沒有什麼改變。

記者：現在你成爲天主教香港教區的最高領導人，身在這個高位之上，你目前有甚麼雄心？

陳主教：我們所常用的詞彙與此不同，我們不常談雄心。我們更好說是有些影響力及有些期

望。你談及雄心，那就讓我談一談政治。政治似乎是污穢的字眼，但事實上我們是生活在政治之中。權力本身不是壞事，最重要是懂得如何善用權力。教會本身沒有權力，但我們的確對社會有一點影響力，我們不是要用這些權力去爭取自己的利益或去損害他人。我們的權力只是用來協助社會中急需幫助的人。

記者：有人會將你與胡樞機比較，過去二十多年的表現，胡主教相對地比較低調，那你就說胡主教留下八字真言給你，在這一方面這是否很難想像你會學胡主教那麼低調，你個人有否什麼想做？幾個宗教界都有參加特首選舉委員會，如果將來有機會你會不會參加？

陳主教：首先我們要澄清一點就是胡樞機雖然好低調，但是都不會避免在需要的時候出來講話。不要忘記陳主教雖然講了很多話，但首先發言的是胡樞機，他的牧函「天主是愛」，在北京未釋法之前已經講過相當嚴厲的說話，我們在他領導之

下為那些居港權的人爭取而已，胡樞機是低調但是好勇敢地站出來講說話。我們對於立法會那八百人選舉團不參加，是我們的傳統，我們採取了被動配合立場之後，與不同的宗教溝通時他們都很尊重我們的決定，他們不介意參加，但我們介意參加。大家彼此尊重，大家都尊重彼此的關係。我們介意參加，是因為覺得我們應該盡量用民主的方式，香港已相當成熟，對於民主的原則大家都同意，但對民主的方式可能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記者：回歸之前是不比較容易與政府溝通，你提到過去你都是以真理行先，在你領導之下會不會令到教區或者教堂的委員會更加關心時事？你心目中可否一個遠景，令到教區或者教堂達到什麼目的或者角色？

陳主教：「比較回歸之前或回歸之後」這話，我覺得用語有些誤導，很多時候都聽過教會回歸之前與回歸之後，我們立場是一樣，我們一方面對於教會的事不覺得需要特別要求政府的關照，因為根

本我們是社會上是一個服務的團體，好似其他服務團體一樣，我們從來都無要求任何的特權。從前與政府沒有特別的溝通，現在都沒有，如果我們要買地會去房地署，教會辦學校會去教育署，以前和現在都一樣，但這陣子社會上的事好像多了，以前社會上發生事教會都會講，無論徐誠斌主教還是胡樞機，現在多了事發生，我們才多些機會去講。我不覺得有大分別，不會是回歸前與回歸後特別想批評多些，我們講事件，不是針對現在的政府。我們在回歸前已清楚表達我們歡迎回歸，因為我們是中國人，這是中國地方，我們很開心地慶祝。

關於遠景，我們真是不需要什麼遠景，因為這個教區會議的計劃是一個十年計劃，我現在七十歲，我想我去到七十五歲做到一半也未做完，都要讓位，所以都不需要有什麼遠景。爭取在這五年多些實行教區會議已經是很好的事。

我們的關社組、正委會更加積極，都已經好積極，希望社會上多些聽他們的聲音。

記者：你是自動接任主教，那會否有個就職儀式。如果有，那定了日期沒有？在喪禮之後，塞佩樞機同董特首都見過面，你都在場，可否透露內容？

陳主教：關於就職這本來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就職典禮，不過慣常教區就會有個祈禱，求天主讓這個新上任的主教生性些。這個祈禱的機會將會有，我們仍未決定。我們將會商量，而樞機主教與特首見面完全出於禮貌，談得很輕鬆，完全沒有特定內容。因為很明顯，塞佩樞機代表教宗來這裡主持胡樞機的喪禮，完全沒有政治使命。不過他都說如果教宗身體好也會親自來主持喪禮，但因為身體不太好，故派他來。身份是教宗派來主持喪禮的樞機，沒有其他任務。他來慰問我們的教會，董特首及其他部門這麼幫忙，是要答謝的。

記者：你談到上任之後會將真理放於仁愛之後，其實為何會有如此轉變？是胡樞機的遺訓，還是你的角色也有轉變？

陳主教：胡樞機的說話其實是由拉丁文翻譯出來的，那句拉丁文相當有趣，是 *veritatem in caritate*，英文即是“doing the truth in charity”，聽起來很有趣，平時我們是「講真理」，而 *doing the truth* 即是實踐，我們所信的真理是什麼，「天主是愛」。如果你信「天主是愛」，你所實踐的便是仁愛。你可以先講了，然後叫大家一起做，但其實自己先做了，人們會比較容易接受。如果你做了仁愛的功夫或者對人有容忍的態度、謙虛的態度，人們也比較容易接受福音所要求的真理。這兩個也很難分，只是重點的問題，我不是想將兩者對立，只是偏重仁愛多些，但其實都時刻都保持真理的底線。

記者：陳主教，以往你在一些社會倫理的事務上都有些很具體的分析和言論，一些天主教徒在倫理的事務上認同主教的原則，但在推理或在結論上和主教看法不相同時，他們是否需要爲了與主教的觀點有差異而感到不安呢？

陳主教：在教會內，我們都有高度的多元化，但多元化之餘，也有一定的底線。有某些少數的原則，若他們不接受，就不能稱爲天主教徒。在這些原則之下，實際的結論有時很富彈性，在很大的範圍內，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想，在份量方面須要平衡一下，我也曾對某些多發表意見的人表示，我們絕對接受教會內有另類聲音，只要不反對原則，而是對實質事物持不同的看法。

不過，所謂「另類」，是指與主流相比，有一定分別。我希望主流的思想與立場，能有多一點的理解。倘若另類的聲音多於主流的聲音，就難免有一點不平衡。所以，我也會繼續爭取機會發言，不是指爭論的機會，而是指平常發言的機會。同時，我也希望多點機會與教友真情對話，與教友分享一下道理，特別是一些教會的社會訓導。

記者：陳主教，有兩個問題想問。你與董特首之間，除了居港權的問題外，還有沒有別的議題會與香港政府直接對話；你們一向表示與香港政府

「無計傾」（編者按：意即無話可談），日後會否設一些機制，把你們的意見表達出來？有關「變童事件」，教會現在調查的情況如何？

陳主教：目前爲止，董特首曾兩三次表示，很想加強彼此之間的溝通，但具體的安排還未有。我們需要參考多些其他地方的經驗。我發覺到，在現時新聞膨脹的情形之下，有一些主教團做了一些甚至連他們自己國內都不被贊同的做法。在過於緊張的情形下，做出來的事未必理想，幸好在香港，我們尚未有這樣緊張的情況，我們應當利用別人的經驗，別人的智慧，多作參考，成立自己的一套，以備不時之需。

至於變童的事，如果政府有調查，就由他們去查，我們現時沒有什麼認爲有需要作調查。

亞洲電視：你目前身爲香港教區的首腦，有多大機會可以前赴中國大陸去呢？

陳主教：我們在多方面協助及服務在國內的弟兄姊妹。一如湯主教剛才所說，一直以來我們開

拓了很多服務，對地下的團體及公開的團體都不分軒輊。

目前我們對地下團體能做的肯定不多。但有機會的話我們一定會做。不過，我們可以派人到修院教書，我們可以為國內的教區與世界各地的資助團體建立橋樑。明愛機構亦推行很多計劃，不少團體亦造訪學界人士。我們做的事很多，但多是分散各處的。

太陽報：教區現在或將來會否堅持從前對「法輪功」一樣的看法？以及倘若將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通過後，如果法輪功這類團體遭政府打壓，教區會否為他們抱不平？

陳主教：我想我應準確一點說明，我們並非對「法輪功」有什麼立場，我們是對立法與否、以邪教的名義來處理「法輪功」有意見，而並非對「法輪功」本身有任何立場。我們是純粹從立法與否的角度著眼，因為我們認為香港法治的精神中，如果「法輪功」在法律的層面上，沒有做過任何事需要

立法來加以壓制，我們認為立法是一件很錯的事。坦白說，我真的並不了解法輪功，至少我很清楚看到它在香港沒有做過一些需要立法去管制的事。

記者：陳主教，我看報紙報道，兩年前你接受訪問時，你曾表示因為見到某些令你不开的事，所以不想再回大陸服務，到底有什麼特別的事件令你決定不再回那兒服務？以及你現身處於大陸的家庭的情況？

陳主教：我相信我從來沒有表示過我不願意再回大陸服務。只是沒有可能讓我到內地服務，其實我是很樂意的，那七年其實是很幸福的七年，很可惜現在沒有這樣的機會了。我肯定我沒有說過我不想回國內服務，反而我是非常樂意的。在國內，我可以說我現在已沒有親戚了，因為我的一位胞姊、胞妹及胞弟都已不在國內了。

記者：你現在不能回國內，你會否或是否已申請返回國內？成功的成數有多大？

陳主教：有關返國內的問題，未曾有表示我

不能回國，但有兩次我想回去時，他們則表示不適宜，表示最好由主教團主動邀請我；但是由主教團邀請，又不太好，原因是羅馬不允許我們接受主教團的邀請，羅馬表示沒有主教團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我感到很尷尬。我相信，若我以旅遊的名義回去，肯定是獲准的；但若以探訪名義，則會有點困難。我認爲多點交談，應該彼此會舒服一點。目前爲止，我依然是滿心希望，希望可回去探訪一些我想探訪的教會人士。

明報：你剛才說過，董特首曾兩至三次表示過，希望與你之間可多作溝通，而你也希望可打開溝通的渠道；可否說說除了居港權問題，你有什麼想與董特首談談？

陳主教：我想還有很多問題可以談的，而我想大部分都不會關於教會本身，因爲教會本身一如以往，沒有困難，所以，傾談內容多以社會問題爲主。因爲我們都擔心社會上的問題，而社會上的問題也不單在居港權，過往提及過的問題，若有機會，

我也希望可與董特首交換一下意見，例如大家對一國兩制不同的看法、對民主進展的不同看法、對公安法例的看法、如我詳細研究後，真的對二十三條有立場，也希望可與他討論一下。

記者：你剛才表示希望日後可多與教友接觸，過往胡樞機多只在節日開彌撒時與教友接觸，你肯否一些實質的行動來與教友多接觸，例如會否於平日多開彌撒，多與教友聚會呢？

陳主教：認識胡樞機的人會知道，胡樞機是十分害羞的，如我所說，他有一個高大的個子，卻擁有一顆小孩子的心，他與相熟的人可以表現得十分健談，但面對不熟識的面孔時，卻有點兒害羞。後期他患病時，就更不便於公開露面。每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希望我能保持現在的自由，希望不會有人阻止我開彌撒，希望沒有人會禁止我帶小朋友到外地旅遊等。我也會如常人一樣坐小巴、買報紙，希望大家都給予我絕對的自由。